

今年的南瓜长势特别好,姊妹说,已经收获了七八十只了。那些长得像脚炉、像枕头一样的南瓜,堆满了外墙一侧,太阳下,闪着黄褐色的光芒。脚炉模样的放在东边,由小到大;枕头一样的放在西边,由短到长。像是南瓜在排队,在开会。母亲说,放在外面,想让走过的隔壁邻舍看见,谁欢喜,谁拿去。母亲说已经让人拿掉几十个了,都是老亲戚、老邻居、老熟人。我看着这些南瓜,心里赞美起二妹的辛劳,也盼望有人早点拿走这些南瓜,成熟的南瓜,不吃掉对不起南瓜的。

比南瓜长得还要多的是丝瓜。丝瓜长在菜园西边的塑料丝网上,丝网南北长三十米。丝瓜苗从地上钻出来后,攀上了丝网,青蔓就绕上了网眼。青蔓是爬梯的健儿,爬到顶端后,让藤分化出五六根枝条,向南向北延伸,有秩序地组成一堵绿色的墙,让你看到了丝瓜叶儿的茂密与刚强。六月份刚到,摘丝瓜了,左手将丝瓜叶儿撩开,右手准备着去握丝瓜,其间还要瞪大眼睛查看。丝瓜很隐秘,让藤儿遮住了身子,严实、安静;丝瓜都在半斤以上,从筷子般粗的枝条下垂落而不掉落,真的是“瓜儿离不开藤儿”的典范。那时候真想与丝瓜说句话:你的承重,一定是藤蔓给予的,一定是大地赐予的,可又觉得这断语顾此失彼。

离开丝瓜藤蔓一米,我看到了深坎里的芦粟,芦粟直竖着,有一两百根,都是五六米的高度,梢头嫣红的籽粒像一束束火把,直插云天。这芦粟老了,老的芦粟肉质板结,嚼不动。转身看看母亲,母亲领会了,笑了笑。不吃芦粟,种了干啥?母亲说,给孩子们。我想到了小时候的事情:那时种上一排芦粟,是为了有芦粟吃,是为了嘴巴甜;现在不是了,为的是心里有一片甜蜜,这已经足够了。我和母亲像是找到了共同的话题:芦粟种植的意义,到了今天,已经与吃得动与吃不动的关系不大了。

今年的玉米吃了三次。每一次都是一两个小时从前从玉米秆上掰下来的玉米,那时的玉米还留存着土地的气息,还有玉米秆特有的味道。我反复地想着一个问题,这一茬又一茬玉米的播种与收获,除了二妹会种菜以外,这土地也是气量大。三月播种,八月成熟;四月播种,九月成熟;五月播种,十月成熟,不懒惰,不减量,不生气。玉米的生命是短暂的,也是艰难的。种子落入泥土,冲破泥土的,出苗了,获得新生;出不了苗的,生命就此终结,是非此即彼的结局,不含糊的。一茬玉米摘走,一茬玉米长大,反反复复,有始有终,像一群年迈的老人,像一群欢快的孩子,互为致敬,各自完成最后以及最初的修行。

前两天看见了母亲采摘回来的蓬蒿菜。母亲说,这菜需要拣一拣的。这蓬蒿菜是种在去年种蓬蒿菜的土地上的。我突然想起了“轮作”两个字,也想到了不轮作的结果。眼前的蓬蒿菜,叶面比杨树叶还要小,梢头是墨黑的,手捏上去,是黏糊的,而且有点酸腐的气味。这还能吃吗?能的,就是鲜味减半了。我问母亲那么今年家里的南瓜、丝瓜、芦粟、玉米呢?母亲告诉我,种南瓜的,去年是种扁豆的地方,种丝瓜的去年是种土豆的地方,种芦粟的地方去年是青菜的地方,种玉米的去年种的是番茄,都是轮种的,母亲把“轮作”说成“轮种”。

晚上,我查了字典。轮作的义项是:指在同一田块上有顺序地在季节间和年度间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种植方式。这方式是无数实践证明的规律,勤劳的种菜人全相信。二妹说。

女儿在意大利留学七年了,因为疫情,四年多没有回家了。她这次匆匆忙忙飞回来,想回宁波祭祖。她选择回归故里,寻根探祖之举,着实令我在花甲之年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肩上都有着家庭和家族的责任。所以,一起祭祖能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从合肥乘高铁赶到了宁波鄞州区姜山镇。傍晚,小姨家的村庄灯火稀疏,北面是大片的稻田,南面是小桥流水。女儿站在桥上,央我抓拍了她倚栏望远的姿势,旋即发了朋友圈,写了一句前言:我爸拍照主打一个模糊氛围感。回屋,小姨和姨夫在厨房忙得团团转,只听见锅铲划拉和油烟机的声响。那一盘鲜红的大闸蟹外壳吸引了女儿的目光,她用手机拍下红膏炆蟹、雪菜烧黄鱼、醉泥螺、皮皮虾等菜肴。

快乐有时很简单,比如我们在宁波小姨家,她端上桌的菜都是母亲喜欢吃的,心中不觉一震。我夹起炆蟹的一撮蟹膏,轻轻送入口中,那种入口即化、又咸又鲜的味道绝对让你难以忘怀。说实话我还是吃不惯,

在一家报社,明人与校友老覃总编侃侃而谈。

老覃忽然回忆起往事:“上大学语文课的第一堂课时,那位脑门秃秀、身子瘦若芦苇秆,穿着旧的白衬衣、蓝色长裤的老教授,用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说自报家门,说是自己是头上不长草的卢姓,也就是人称的虎头卢。他说,我属虎,却无虎性。开课之前先明确一下,上课要来,不来得请假。但上课允许打瞌睡,或者闭目养神,不过,不得打呼噜,影响别人。”

老覃向明人叙述着,三十多年前的情景,仿佛就在昨日。

“那位卢老师的课,我也上过,讲得还是挺生动的。”明人说。他当年听过卢老师的系列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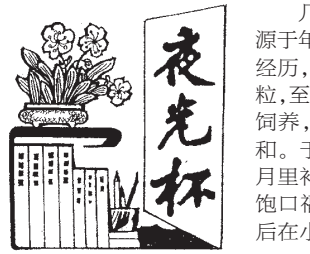
“是呀,他讲得确实精彩,我眼皮都没耷拉过。但有一次,我真憋不住了。前一晚睡得太迟,室友的呼噜声,浪涛一般跌

一走进地铁车厢,身后的两个大妈就冲在前面抢到了空座位,正要坐下,有人善意提醒:“当心,有一摊水!”

她俩一惊,眼前可供三人坐的空位上果真有一片水渍,就悻悻地开骂:“啥人恶作剧?存心不让人坐!”“工作人员到撒地方去啦?也不来揩一揩!”

无人应答。乘客们大多在看手机。随着车厢的轻微晃动,这摊水似乎还在延伸,逼得坐在两旁的乘客小心翼翼地躲避。此水从何而来?又如何处置?一时成了棘手的难题,令众多乘客束手无策。

稍后,一位西装笔挺,夹着公文包的乘客若有所思,弯下腰眯着眼仔细观察这些水,自言自语道:“其实我一上车就想擦干这些水,顶多浪费我几张报纸。但不知这是普通水还是带有腐蚀性的不明液体,所以不敢擦。出门在外,小心为妙啊!”一语刚出,就有一男子回应:“原先是两男一女坐在这里的,后来三人吵架了,女的怒气冲冲将半瓶矿泉水摔在座位上下了车……”哦,原来如此。但即便真相大白了,座椅旁的站客们依旧无动于衷,不肯碰一碰这些水。



几十年迷恋“白斩鸡”的癖好,源于年轻时在农场宿舍养童子鸡的经历,当时的养鸡饲料是稻谷或麦粒,至宰杀、烹饪,一以贯之地全谷饲养,绝无鱼粉、生长素之类的掺和。于是,清蒸童子鸡成了那段岁月里补充营养,慰藉熬夜写作后一饱口福的“家常菜”。直至30多年后在小院重拾全谷饲养鸡之梦,才

七夕会

说,这只炆蟹应该就是那把钥匙,开启了她回家的路。

在小姨和堂妹的帮助下,女儿这次祭祖活动非常成功,她把手机屏幕换成了自己立于祖先墓碑前的留影,期待他们在天之灵的护佑。女儿在东钱湖大堰戴氏宗祠的族谱里,看到太爷爷太奶奶,爷爷奶奶,父母乃至自己的名字,特别感动,她不仅拍下了有关的资料,还制成微信电脑版发给我。我始终相信:祠堂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建设好祖祠,修好族谱,挖掘家族文化,让好的家规、家训、家风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实现全家族大和谐、大团结。

女儿在隐学山庄堂姑姑家,似乎更喜欢吃东钱湖的大闸蟹,她两岁时跟爷爷去了一趟宁波东钱湖仲品伯伯家,不小心滑落门前的湖中,被妈妈用力地抓起。此情此景,她已遗忘。但女儿高考前一直没有忘记远行的爷爷奶奶,她下载了钱小天用吴语慈溪话演唱的一首民谣《外婆谣》,我沉浸在浓浓的回忆中……看女儿吃螃蟹真香。她知道我牙齿不好,便默不作声地吃了蟹腿,把蟹黄留给了我。

宕起伏,把我吵得更难以入眠。可想而知,第二天一早的大学英语课,我坐在后排,撑了十来分钟,不得不闭一会眼。老先生慢条斯理的讲课声,我依稀听见,我感觉自己似睡非睡。骤然,我鼻腔里发出了一串粗重的声响,我下意识地想收住,却没能收住,将我自己也彻底惊醒了。我发现,课堂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而来,只有老先生继续讲着课,仿佛并未听到我的声音。我强自镇定,也心存侥幸。可讲完一个段落,老先生换了一个话题,问刚才是谁发的声音,瓦釜雷鸣似的。他要我起来,选择是背诵诗文呢,还是学末成绩准备在考试成绩基础上,降一个等次。”

打瞌睡

安 凉

老覃带点苦相地说:“我当时可笑不出来,我学号是34,我怎么知道34页是谁的作品呢?正头疼之时,向我诡笑着的室友忽然喊出了一声,他的学号是5号。我吃了一惊,乍一想,这家伙是在帮我,第5页有一段《诗经》,我完全背得出,但我抬眉瞥了一眼正凝视着我的老先生,冷静了一下,还是说了自己的学号。老先生微微点了点头。按学号我翻到那一页,竟是巴金的一篇短文,选自他的《真话

之后,车停,门开,又有乘客涌进车厢。一个身穿“xx家政”职业服的女孩搀扶着一位老人来到空座前,女孩一眼就看见水渍。她不假思索,先让老人抓住扶杆站稳,然后很快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副塑胶手套戴上,再掏出一沓餐巾纸三下五除二擦干积水,还用一片酒精湿巾将这片狭长地带仔细抹一遍,才扶老

人人座,自己紧靠老人站着……这一系列动作做得干脆利落,一气呵成,叫人刮目相看又赞叹不已。

剩下的两个座位马上被两个染着红头发的女子“捷足先登”,连近在咫尺的两个大妈和“西装笔挺”也未得手。随后大妈和女孩就唇枪舌剑争吵起来,都气势汹汹地指责对方“素质实在太差了!”还是家政女孩热心,招呼“西装笔挺”说:“先生,您来坐,我们马上下车了!”怎么?擦干了座椅只坐一人?只乘一站?众人都很惊愕,很意外,也很感动。

地铁座位上有一摊水

曹国君

正巧我也要下车了,就和女孩一起搀扶着老人走出车门。她连声道谢,我说:“倒是应该谢谢你呢,做了件好事!”当然,我更要谢谢那摊水,真切地照射出地铁里的人情冷暖,世态百相。

明人莫名地为老覃捏了一把汗。

“就是呀,我犹豫了一会儿,答应背诵诗文。老先生说好,学号是多少,就在那一页的诗文,你背诵一下。”老覃说道。

“老先生倒是有办法呀!”明人笑道。

老覃带点苦相地说:“我当时可笑不出来,我学号是34,我怎么知道34页是谁的作品呢?正头疼之时,向我诡笑着的室友忽然喊出了一声,他的学号是5号。我吃了一惊,乍一想,这家伙是在帮我,第5页有一段《诗经》,我完全背得出,但我抬眉瞥了一眼正凝视着我的老先生,冷静了一下,还是说了自己的学号。老先生微微点了点头。按学号我翻到那一页,竟是巴金的一篇短文,选自他的《真话

集》,我还真读过,但背是背不出的。我颇显尴尬,只得老老实实地报告老先生,全文我背不出,只能说出大概内容,以及记住的几句,还特意讲了巴老这本小说写作的背景。老先生挥挥手,让我坐下了。就说了一句,如果你晚上好好休息,白天好好听课,你会讲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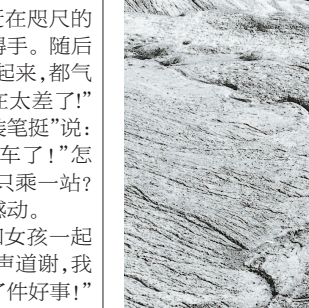
“你猜我学末成绩如何?”

“估计是不错的。良好吧?”明人斟酌道。

“是优秀!而且是全班唯一优秀!”老覃笑逐颜开地说。

“哦哟,没想到,一个呼噜让你这么幸运,真是难得!”明人由衷赞道。

“应该说老先生给我的激励。老先生说,你不仅考得不错,而且诚实。这是最为重要的。我深深地感谢他!我常常会想到他,他真是一位好人、好先生。”



张掖风景 (摄影) 姜锡祥

养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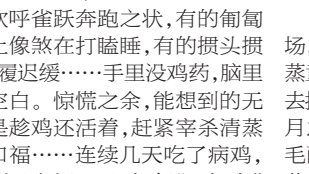
丁 汀

一遂那人间口福之愿。每当柴灶大铁锅里升腾起清蒸童子鸡那鲜香气之际,情不自禁地又忆起了养鸡的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所在农场工厂要在邻近的农业队宿舍区开办“青工文化补习班”,全脱产四个月,突击补习初中课程。因我被派去负责补习班工作,故有了单人宿舍。后来发现还有空置房,便动起了养鸡的念头。只想吃童子鸡补身子,没想过老母鸡生蛋之类。于是,到离宿舍不远的三沙洪集市农民小鸡挑子里捉来十多个毛茸茸、活蹦乱跳的雏鸡,弄来稻谷,开始了业余养鸡。

不懂养鸡之道,满以为只要让小鸡吃饱稻谷、有水喝,便可笃悠悠等两个月后吃童子鸡了。养鸡头一年的六月“黄梅天”,冬天泛起白花花盐碱的宿舍水泥地,湿漉漉的像涂了层水光。底楼鸡舍里斤把重的小鸡们翅膀上都已长出了羽毛,不开心。一天黄昏,下班后照例想给小鸡们“放风”,然而,大门打开,却不见了小鸡们常见的欢呼雀跃奔跑之状,有的匍匐在地上煞像在打瞌睡,有的攒头攒脑,步履迟缓……手里没鸡药,脑子里一片空白。惊慌之余,能想到的无非就是趁鸡还活着,赶紧宰杀清蒸一饱口福……连续几天吃了病鸡,味道倒是蛮好,只是报复“无知者”

的回应来了:不几日,嘴唇上下泛起了红红的口疮,并开始渗水。估计是病鸡惹的祸,赶紧叫停,并处理掩埋了余下的童子鸡。后来经崇明人邻居告知才明白,“黄梅天”的鸡舍要换到高处,通风条件要良好,才不得“鸡瘟病”。汲取了深刻的“口疮”教训,以后养鸡就让鸡爬楼梯到二楼,果然安全度过“黄梅天”,清蒸童子鸡又开始端上了铁灰色的长方台子,搭配田头鸡毛菜、活杀鳝丝、晨捞青壳螺蛳,几乎成了假日餐的“老四样”。返城后,几乎不敢奢望再能吃到全谷饲童子鸡了,菜市场虽有活禽可供,但养鸡场量产的笼养鸡不可能全谷饲养,凭毛色一眼就能辨别。所以,当我念起那口鲜香嫩滑的鸡肉时,便驾车去长三角周边古镇的老饭店寻找。凡所到餐食之处,第一件事便是打听店主“有无好鸡可供?”几乎成了“鸡痴”。



自从有了周庄小院后,便搭起鸡棚,开始了全谷饲养鸡。然而,或许是那点文艺细胞在作怪,来客都惊诧我养鸡不吃,只供欣赏鸡散放、走地的“怪癖”。殊不知,当地菜市场的苏北土鸡足够品质,我何必要去抹杀小院那道祥和的“风景线”?

前几年,发现了一处家禽孵化场,又勾起了春夏之交在农场大啖清蒸童子鸡的回忆。于是,每逢初春便去捉来十多只小鸡,浴霸灯供暖达半月之久,全谷饲养悉心照料。长到毛两斤时,便开始品尝飘着酒香、葱姜香的嫩滑童子鸡了。